

秒秒与涓涓

梁凌

晨起，见一文坛前辈发来图片并附文。原来在2008年，他同事的孩子正上小学三年级，请前辈题字勉励。前辈欣然提笔：“志当存高远，愿望即能够。人惜秒秒时，海纳涓涓流。”同事将这组字镶入镜框，悬于壁上，孩子日日默念。十数年过去，昔年垂髫童子学业有成，同事感念旧事，特来致谢。

我反复看了这四句话。“志当存高远”虽是常谈，但“人惜秒秒时”一句，却别有新意。我们劝人惜时，总说“光阴似箭”，不免有点空泛。把时间切成“秒秒”来计，便具体了，警醒了。好比一个人如果家财万贯，他可能不知珍惜；若教他说一分一角一元钱要如何如何花，他可能就要行细算计算了。

人们常念叨“一寸光阴一寸金”，可实际上，爱金者众，真正惜时者却寥寥无几。许多人做事总习惯“明日再说”，在一次次拖延中，日子便悄然溜走。待到发觉来日无多时，只余下“少壮不努力”的遗憾。倘若真能以“秒秒”为单位来度量生命，谁又忍心将其肆意虚掷呢？说到“海纳涓涓流”，我亦深有共鸣。世间学问事业，哪有许多惊天动地？多是“涓涓”而成。譬如我很艳美我一个朋友，他的古文与历史功底特别扎实。他说这全赖幼时父亲的引导。幼时在书房里，他最怕见父亲案头那部《资治通鉴》，只觉得那是一座巍峨大山，横亘眼前，令人望而生畏。父亲不强求，只让他每日饭后读上一两页，权当茶点。起初枯燥，硬着头皮读；日子久了，竟读出些滋味来，仿佛山行渐深，遇见清泉幽谷，别有洞天。如今想来，那部皇皇巨著，正是因这“涓涓”之功，一页一页地，悄然“流”进脑子里去的。无独有偶。我有一位老友，退休后想写点回忆文字。他并不着急，每日只在书房坐两个钟头，能写多少算多少。有时只写三五百字，有时只是改改昨日的句子。两年下来，竟积成厚厚一番稿子。我常想，这或许便是真正的惜时——不慌不忙，却日日不断。

惜时和积累，本就是一体的。不珍惜时间，拿什么去积累？若无日积月累，时间又能留下什么？就像酿酒，既要舍得用好原料，又要耐得住漫长的等待。我那写回忆录的朋友，若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怕是早已半途而废了。

人生最可贵的，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每天读几页书，写几行字，思考一两个问题，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经过时间的发酵，会有意想不到的大收成。这些点点滴滴，如春雨润物无声，又如涓涓细流终成海。

可惜如今的年轻人，往往太着急。恨不得今日种树，明天就能乘凉。可是你看园子里的那棵老槐树，我初搬来时它才碗口粗，如今两个人都抱不过来。这中间的岁月，是急不来的。

前辈年逾耄耋，犹自浸淫于诗书画影，乐此不疲，每日制作“遐思小筐”。他在题记中写道：“诗意的栖居”是个哲学命题，似乎高不可攀。无缘名山作远游，且在身边觅小诗。即使最平常的生活，争取活得有点意思，是我的追求……

这“小筐”二字取得妙极。人生的诗情画意，本不必去名山大川里苦寻。若能能在日常的园圃里，每日拾几片落叶、几粒草籽，积得一满筐，便是丰饶的秋日。可见，这“秒秒”与“涓涓”的功夫，不仅是他赠予后学的箴言，更是他自己的躬身践行，且行得从容，行得有趣。这何尝不是一种生活艺术——把时间秒秒珍惜，让涓涓细流，汇成海的模样。



2023年底，我们终于在瓷都重逢。他瘦了，头发稀疏，却依旧精神矍铄。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我答应过你，我一定会回来！”

2025年9月4日，是David的70岁生日，也是他从艺50周年的日子。他梦想着要在景德镇举办个展，用他的热爱献礼千年瓷都的窑火。“此时·此刻：我和景德镇的故事”展览最终定在9月2日开幕。那天，来自澳大利亚、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法国等国的艺术家，与本地院校师生、陶瓷爱好者齐聚一堂。开幕式上，David激动得声音发抖：“景德镇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爱景德镇！我爱中国！”展览落幕，但David的脚步没有停下。2025年11月到12月，他两次从澳大利亚飞回景德镇，为“景漂”家庭儿童举办公益艺术工作坊。今年1月，他再次来到景德镇，40个孩子在他的带领下完成了一件件充满想象力的作品。他蹲在孩子们中间，笑得像个孩子。他说：“我要为景德镇做点事，用画笔传达构筑美好的信念和方式，这是我的承诺，也是我的热爱。”

在景德镇，我常常看到这样的画面：Klaus在工作室里安静地画着青花，David在课堂上和孩子们一起大笑，不同肤色的艺术家在老厂里围着同一个窑炉等待开窑。他们因瓷而来，因爱而留。景德镇以她的包容和温度，拥抱每一位逐梦的“洋景漂”。他们在景德镇找到了创作的灵感，找到了心灵的归属，也找到了跨越国界的友谊。而他们，也用自己的热爱，让这座千年瓷都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新的光彩。

瓷韵流芳，世界和鸣——这是，属于景德镇的故事，也是属于世界的故事。



▲油画《颐和园之春》，作者韩景生，中国美术馆藏。

本版邮箱：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马涌

大地

朝霞与晚霞

陈年喜

朝霞与晚霞哪个更美 它们都同样光芒万丈 同样映照来自秦岭的流水 一位中年女人 每天从朝霞出发 跟随一把扫帚的节奏 抵达晚霞

洒水车每天中午会经过一次 司机有时带来一个盒饭 有时带着苹果 他是她的丈夫 在临时休息室的长椅上 他们默默坐一阵 作为午休 他有时会掸去她身上的灰土 他偶尔清洗一下他脏了的袜子

阳光从玻璃窗上打进来 映照着这些 当然 它并不见着什么 尘埃落进生活 并被生活擦拭 事物并无关联 只是彼此路过

城市总是那么喧嚣 在一株芦苇上 她偶尔找到自己 那么重 又那么轻 晚霞有时会早 早落下 朝霞也会晚点出门 它们一样明亮得惊人 而一天与一天多么不同



我的“洋景漂”朋友们

章晨

下他和手中的青花。

他说，青花瓷的蓝，是一种能让人安静下来的颜色，是独具东方意蕴的审美哲学。

2017年，他带着9名德国研究生来到景德镇，我们共同发起了“新蓝”中德陶瓷跨界设计交流项目。应他的邀请，2018年起，我每年6、7月都会去德国授课、策展。从景德镇到奥芬巴赫，从中国到欧洲，我们的交流像一条不断延伸的河流，连接着两座城市，也连接着两种文化。

Klaus在景德镇的日子总是简单而充实。他喜欢在三宝瓷谷的路边摊点一碗拌冷粉，喜欢在陶溪川的市集里逛到很晚，喜欢拿着单反抓拍年轻“景漂”的日常。他说，景德镇让他重新感受到创作的自由和快乐，这里的空气里都有陶瓷的味道，让人忍不住想深呼吸。

不同于Klaus的沉稳，David Reid的到来，带着一种随性而热烈的气息。

2018年，我在一次展览中偶然认识了这位澳大利亚艺术家。他已年过花甲，但面对艺术，却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第一次见面，我们就像久别重逢的老友。他聊起自己在上海、无锡、广州的生活经历，聊起对中国

传统并没有停在过去，而是在这样的对话中慢慢变化。

若想知道它真正的生命力，还要走进街巷。

小菜馆门口，掌勺师傅穿着交领短打，颠勺时香气飘出半条街。夜市上，画糖画的老师傅身着唐装，铜勺一抖，孙悟空便跃然石板之上。不远处，一个年轻摊主卖香囊，笑着招呼客人：“火锅味，还有桂花味、薄荷味。”

我还见过穿改良短衫的快递小哥在红绿灯前等候。车流从身边呼啸而过，风吹衣摆，给奔波的身影添了几分古画里的意气；中学生把绣花半臂套在校服外，红粉色包住蓝白校服，奇特却生动。

他们或许只是随兴一试，但传统往往正是在这样的尝试里慢慢生长。

百花潭公园的傍晚，一位白发老人牵着小孙女散步。老人穿素雅直裾，小孙女穿粉色襦裙。

小女孩忽然问：“奶奶，我们为什么要穿这样的衣服？”

老人替她抚平裙角，说：“这是老祖宗很久以前穿的衣裳。每一种样式里，都有故事呢。”

小女孩想了想，又问：“那很久以前的小姑娘，也会像我这样在公园里跑吗？”

老人笑了：“当然会。春天花开，她们也会穿上最好看的衣裳，踏青、放风筝。”

小女孩听了，拉着奶奶向前跑去。粉色裙摆在风里轻轻扬起，像一朵会移动的云。

在成都，衣香不语，不是刻意的复古，也不是表演式的怀旧，而是一种慢慢沉淀下来的生活气息。于是，古老的衣裳走进今天的街巷；久远的记忆，也在新的生活里继续生长。



景德镇的清晨，总带着窑火未散的湿度。薄雾在昌江水面缓缓升起，像一层柔嫩的纱，轻轻罩着这座千年瓷都。街巷深处，泥土的气息混着草木的清香，在空气里悄悄流动。有人说，景德镇是一座会呼吸的城市，她用窑火呼吸，用瓷泥思考，用千年的光阴，迎接着一个远道而来的人。

在这座城市里，有一群特别的身影——“景漂”。他们跨越山海，带着对陶瓷的热爱，把异乡当成了第二故乡。而在他们之中，数千位“洋景漂”的故事，像散落在瓷都大地上的光点，照亮了这座城市的街巷，也照亮了文明互鉴的道路。

我常常觉得，景德镇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让陌生人放下拘谨，让不同的文化在这里轻轻相拥。我与两位“洋景漂”的相识，也正是从这样的瞬间开始的。

2015年的春天，彼时的我还是个初出茅庐的研究生。朋友带来一位特殊的客人——德国奥芬巴赫设计学院视觉传达学院院长、世界知名设计师Klaus Hesse教授。他严谨、沉静，像一座难以靠近的山。

我准备了青花料和坯料，请他体验景德镇的青花瓷技艺。他拿起画笔，动作略显笨拙，却格外认真。青花料在他笔下流淌，带着一种陌生却新鲜的力量。他的神情专注而虔诚，仿佛在与一个古老的文明对话。

从那天起，他与景德镇的缘分悄然生根。

此后，每年春天，Klaus都会如约来到景德镇，看老师傅拉坯的身影，看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坯架上，看傍晚陶溪川的灯光把街道染成温暖的金色。他常常一画就是一整天，忘记吃饭，忘记时间，仿佛整个世界只剩

清晨的浣花溪边，总能看见几抹衣袂从雾气里走出来。

有人穿直裾漫步，举手投足，动作缓慢而从容；也有人穿襦裙沿着水边款款而行，月白的裙摆随着步子轻轻摇曳。杨柳低垂，梢头偶尔点到水面，晕开一圈浅浅的涟漪。

这样的画面，在成都并不稀奇。

在这座城市里，传统并不需要被刻意提起，它往往只是安安静静地出现在日常里。

东安湖畔的草地上，一群穿校服的孩子正在学“正衣冠”。白发老师慢慢讲解动作：“手举到胸口高，指尖要并拢。低头要慢，像舍不得碰刚开的花。”

孩子们的动作还带着稚气。有人低头太急，自己先笑出了声；有人努力绷直身子，小小的身体微微晃动。一个小女孩做得格外认真，等动作完成，脸上立刻绽开两个浅浅的梨涡。

不远处，家长静静看着。那一刻，你会觉得，孩子们拾起的，不只是一个动作，还有某种久远而温柔的记忆。

望江楼公园竹林边，一个刺绣小摊边围着几个人。摊主阿姨坐在小板凳上，细如发丝的针在指间起落，五色丝线绕在指尖。我问她绣花是什么感觉，她抬头笑了笑：“绣花，其实是养心。”

说这话的时候，她的手并没有停。针线在布面上慢慢游走，一朵花的轮廓渐渐显出来。围观的人也不知不觉安静下来。

年轻一代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传统相连。

望江楼公园附近的一间小工作室里，小林正在电脑前调整图样。屏幕上是一幅传统牡丹纹样：“古人喜欢饱满富贵，可以改得秀气些，但神韵不能丢。”

说着，他从柜子里取出一本泛黄的画册。旧图样与新设计摆在一起，看上去并不突兀。

突然扑来，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哦，这蜜香，真可以用一剑封喉来形容。此前，我只看到一株普通的绿植，冬季里全身光秃，好像一群枯枝。夏天时候，叶子呈匕首形，虽也苍郁，但其貌不扬。春节前几天，却在诸多的绿色草木之间，跑出来二三十个白色夹杂黄色、婴儿拳头大小、状若灯泡的“东西”。

只能用“东西”来形容我看到它们刹那的感觉——堵在单元门口，造型怪异。有点不开心地走过，突然蜜香澎湃，瞬间封住了我的口鼻。我嗅了一声，只觉得喉头发甜，鼻子也似乎被浓郁的蜜香塞满了。

是结香。我还是第一次领教它香气的“威力”。

四下环顾，不远处长着几株银叶金合欢，它黄色的花朵如同棉花般蓬松，也像是婴儿的发蓬松。关于这种花，每次见到，我都想起“胖美人”“黄金丝”之类的词汇：银叶金合欢自身有一种不易觉察的弹跳力，我看银叶金合欢在微风中微微颤动或者滚动的样子，跟胖美人神似！再远处是几树樱桃李，细小、纤弱、粉白，姿态玲珑，让我想起北方的杏花。再远处的美人梅开得斑斓、热烈，花朵一簇一簇的，像是一些美好的词语，爬满了春天的藤蔓。各种各样的花朵，有的大张旗鼓，有的谨小慎微，还有的自由自在抑或拘谨木讷，它们次第开，或者一起开，一下子就把整个春天搬运到人眼前。

结香春天

杨献平

而结香，在这一时节除了花朵，叶子连萌发的迹象都没有。白色的、内里泛黄的花朵，像不自觉的“低头族”，全部朝着地面，在那泥土和乱草之间，好像匿藏了它们的本心。我忍不住想，它们之所以全部朝下，是对生命之源，即大地的致敬和感恩。

哦，这结香的春天。